蕉軒隨錄

蕉軒隨錄卷十二目錄

騧馬官牛

袁子正書

陳同甫書

蕉軒隨錄卷十二

定遠方　濬師　子巖

載華嶽而不重

家望溪公文集中指金縢大誥及周官等書多王莽時攺竄僞作於是桐城文章家攻漢學者毎讀經傳吹毛索斑往往於一字一句直疑爲漢儒之僞濬師嘗舉以告李恢垣同年曰葉書山庶子（酉）謂聖賢引用皆指所近而言如孔子曰泰山其頹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曰泰山之於邱垤之類中庸載華嶽而不重明是以長安

之人指長安之山其爲漢儒僞託無疑此論君以爲然否恢垣曰聖言且不論孟子所引乃有若之言（應引挾泰山以超北海句）此巳一誤而泰山河海尚近於魯（按語氣與鳳凰麒麟爲類不舉泰山而何舉耶）若執華嶽而不重一言指中庸爲漢儒所作不知何有振河海而不洩何也按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鄭註云在華陰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鄭註云嶽吳嶽也爾雅釋山河南華河西嶽郭璞註與鄭合而皆本諸漢書漢書地理志京兆尹縣十二其五華陰班氏自註云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

右扶風縣二十一其十五汧班氏自註云吳山在西古文以為汧山雍州山後漢書郡國志汧有吳嶽山註曰別名吳山周禮所謂嶽山即郭註也核以今之輿圖華山在同州府華州嶽山在鳳翔府寶雞縣皆隸陝西是固西京三輔之地河流亦逕華陰此無可疑而海則遠矣考西北瀦水之泊如蒲昌青海居延之類亦名為海而陝西并無是海則非東海即南海相距數千里猶可指為近地乎一孔之儒固多目論存之徒起爭端非所取耳

林文忠賸聯

涇縣潘芸閣先生錫恩予歲兄辛丑考取中書座主也先生由嘉慶辛未翰林　大考試澄海樓賦蒙拔置高等開坊洊至南河總督侯官林少穆尚書贈以聯云三策治河書繼武經文永作江淮保障一篇澄海賦撥天漿地蔚爲華國文章先生乞病家居咸豐間値寇亂以團練捐輸事被張小浦中丞芾參奏罷職嗣鄉試周甲重宴鹿鳴

特恩加太子少保銜其卒也張子青制軍之萬疏其河工政績請宣付史館並邀易名之典小浦中丞爲先生

殿試閱卷所取傳臚子青制軍亦先生丁酉拔貢門生云

邯鄲龍王廟鐵牌

一統志載聖井在邯鄲縣西北二十里高阜上水與井平其深莫測水溢出北流匯而爲池禱雨多應邯鄲縣志元祐二年鄉人董社長輩建龍王廟井居廟中神像前遇水旱於此取禱屢有徵驗井周徑九尺有奇井底堆鐵牌禱雨者請鐵牌供奉之雨應時而至同治丁卯京師亢旱會稽張霽堂農部霞在總理衙門行走言於

恭邸及各堂官遂屬霱堂親往邯鄲請鐵牌至京奉安都城隍廟中未至時即陰雲密布禮成而甘霖大沛畿南千有餘里旬日之間一律霑足官紳士庶罔不額手稱慶恭邸奏聞

皇太后

皇上聖心悅豫命內務府製造金牌一面龍旂綵仗各一分交該廟道士永遠陳設並派萬藕舲尚書赴廟報謝尚書時兼尹順天也

雨土雨毛

殷紂時十日雨土於亳漢武帝時天雨白毛隋開皇二年二月庚子京師雨土六年七月乙丑京師雨毛如馬鬉京房易傳曰內淫亂百姓勞苦則雨土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天象明驗如是可不畏哉詩終風且霾注霾雨土蒙霧也

時節始置

伏羲初置元日神農初置臘節軒轅初置二社巫咸始置除夕節周公始置上巳秦德公初置伏日晉平公始置中秋齊景公始置重陽端午楚懷王初置七夕秦始

是初置寒食漢武帝始置三元東方朔初置人日見事物紀原

安積信敘梅村詩

早年壇坫各相期江左三家識力齊山上蘼蕪時感泣息夫人勝文王姬洪北江先生論詩截句爲吳祭酒詠也日本刊有梅村詩鈔其國人安積信（姓安積名信字思順）序云清朝右文作者蔚興而王阮亭爲一代冠冕先阮亭而鳴者爲吳梅村後阮亭而鳴者爲袁子才而皆卓然成一家矣近儒鈔王袁二家集既梓行於世而梅村不與

焉栁田仲靜惜之就吳詩集覽錄數百首撰爲三卷將以與二家並行而爲學詩者之準也徵予序予非知詩者何足以品藻之然其請不可拒乃漫敘所見曰梅村遡源風騷陶冶六朝三唐其高者直闖李杜之室次亦可以參長慶一席鏤金錯采出天入淵縱橫變化不拘常套要皆從胸臆間流出而風格之高超法度之齊整悉具其中矣誰謂之非大家耶若阮亭專以神韻爲主詩品固已夐乎無上而其才學又足以振之是以氣格高古風骨清遒幾嘗與王孟韋栁並駕而齊驅焉而至

於鯨魚碧海牢籠千古則恐未能壓少陵之壘子才天分極高學問極博才華飄逸驚心動魄頗有李青蓮之風而其間未免纖巧奇僻之習要皆不若梅村之具衆美也故趙耘松詩話推梅村爲大家不取漁洋實爲卓見然則後學所宜取準其不在乎梅村耶第梅村受知於莊烈帝南宮首策蓮燭賜婚不十年累遷至宮詹學士負海內重名久矣當都城失守帝殉社稷時不能與陳臥子黃蘊生諸賢致命遂志又不能與顧亭林紀伯紫諸子自放山林之間委蛇優游遂事二朝是則不及

尙書之峻整隨園之淸高遠矣向使梅村能取義成仁或隱身巖穴閉其節概文章皆足爲後學標準而天下所推爲一代冠冕者亦將不在阮亭而在梅村矣豈不尤可惜哉滄師按倭奴小邦其議論精嚴如此祭酒有知能毋九泉汗下耶

聽松看月詩

姚惜抱老人曰盛唐人詩固無體不妙而以禪家妙悟論詩當以王孟爲最今之學王孟者不失之弱卽失之淺番禺陳蘭甫學博澧五言古近體是眞得王孟神髓

者記其聽松看月一首云草堂東面開最好看明月誰云海上生乃似池中出池水大圓鏡環以萬林樾月出水底明萬樹影皆活須臾月漸高亭榭盡如雪其中恰三人淸光見毛髮瑤臺白玉京此境不可說却憶渡江人夜潮鷗夢淵極淸微淡遠之致絶無淺弱流弊置之渭川南亭諸什中幾不可辨也

求其生不得

孔叢子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

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濬師按歐陽文忠瀧岡阡表述其太夫人之言曰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必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此一段全從孔叢子運化而出不知者專以求生不得二語屬之文忠先人矣宋以來作者於文章傳註引用古人

言語往往作爲已意雖考亭亦不免韓昌黎云詞必己出宜三復之焉

三萍船

吾宗密之先生以智七星巖分韻詩云兵戈秋興幾曾經怪得笙簫谷口聽亂後天容人擇地洞中石指客爲星郡齋載酒開山徑註云了殿時守端州幕府停旌問草亭註云巢友新搆瞿年伯留此爲之落成獨喜牽船巖下住隨風飄泊號三萍註云時予造一舟濟師按順治三年故明桂王由榔從兵部侍郎瞿式耜等請稱尊號改元永歷以肇慶府署爲行宮未

殘廣州破桂王出奔命朱治憪總督兩廣守肇慶子暇者治憪之號時密之與瞿稼軒林六長徐巢友均在端四年　大兵克肇慶桂王復奔桂林密之與吳炳并爲大學士同瞿公入閣辦事此詩蓋作於三年春也三萍船人無知者肇慶志亦不載

官場稱謂

大人二字見於周易孟子魏道武帝登國元年以長孫嵩爲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爲北部大人尙是官長之名唐迴紇見郭子儀喜曰初發本部日巫師云此行大安

纔見一大人卽歸此則近於今之稱大人者我　朝文武各官相見儀注載在會典惟平行官及僚屬見上司稱謂并無明文明王弇州觚不觚錄云京師稱謂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又云兩司自方伯至僉憲稱撫臺曰老先生稱按院則曰先生大人其語雖不雅而相承已久二十年來凡宜大之守巡與吾南直隸之兵備皆以老先生稱按院矣據此似終明之世無大人之稱𥹋留仙志異云康熙四十餘年中稱謂之不古甚可笑舉人稱爺二十年始進士稱老爺

三十年始司院稱大老爺二十五年始濬師分巡嶺西
嘗遊七星巖憩水月禪林是崇正時廣督熊文燦開創
建置康熙時廣督石琳增修而擴充之有石公塑像案
前供鐵香爐一鐫云兩粵兵民鑄造香爐一副恭獻
欽命總督兩廣部院大老爺石長生座前永遠供奉
大清康熙歲次庚辰仲冬吉建佛山隆盛爐造按庚辰
乃康熙之三十九年與志異所記稱大老爺自二十五
年始適合若文職內而六部大小九卿翰林院侍講以
上詹事府贊善以上外而督撫藩臬運道武職都統副

都統口外大臣及綠營提督總兵稱大人則必在雍正以後梅文穆公曰康熙中非欽差中使卽督撫亦不稱大人可爲雍正後之證至中堂將軍之稱由來已久尚覺雅道嘉道間外省風氣較前稍異然尚不離其宗府廳以下稱督撫司道皆大人督撫加宮太保宮少保銜者均稱宮保惟裕莊毅公裕泰總督湖廣晉太子太傅皆稱之曰宮傅楊侯芳亦然京官仍無此稱如曹文正潘文恭生前加太傅亦但稱中堂迄今不易濟師官京朝堂官中賈筠堂周芝臺瑞芝生文博川寶佩衡諸公均曾加宮銜亦只稱中堂大人軍興以來

卿貳督撫總理軍務者嘗員恐尊之爲大帥是又加乎
大人之上也大老爺之稱變而爲大人故移而稱知府
爲大老爺後則同知通判與府爲同僚遂亦如稱知府
者稱之知州官從五品亦稱之知縣只稱太爺佐貳雜
職不過統名之曰老爺耳今亦不然知府有加至二品
三品職銜者無不大人矣知縣有加至四品五品職銜
者無不大老爺矣并州所謂語訣闒冗流穢人目者非
耶又按屬官之自稱者京官則有司員章京筆式帖等

惟內閣係師生稱謂遇公牘則稱侍讀稱中書侍讀
目學士以上見中堂稱晚生中書侍讀侍讀學士內閣

學士相見皆平等稱謂外官三司則稱司裏公牘稱本司道稱職道近有稱道裏者僭矣府稱卑府同知以下稱卑職鹽運司運同亦稱卑職凡屬官初見長官及有遷調者均遞履歷司道由巡捕官呈遞府以下皆自行面遞遞履歷則必著蟒衣潛師曾見恩樸庵制軍與其妹夫某觀察書曰道員初到省稟謁院憲例上三日衙門皆蟒袍補服第二三日院憲有請道臺免蟒袍者則仰遵諭免去只著補服此嘉慶末道光初事近則無此舉矣蓋二百餘年尚未變異也道府同城府來見迎送均開煖閣門所以示謙也省城司道則不然此就男省而言其平行者巡撫之於總督遇有公孤銜者或用教弟或曾為屬官者用侍屬大學士兼總督者則必用晚生道於兩司

皆教弟同通於知府用晚生稱之曰堂翁或堂臺司道首領官照會典見知府用晚生帖近則皆用手版以分府者須知府差委也州縣於同通向用手版捐例日開同通之貴輕於州縣故州縣視同通亦平等往還持一名片而已官場之大略如此此固綜同治以前之事言之也

太監讀書

劉若愚明宮史載內書堂讀書宣德間掀始命大學士陳山教授之後以內臣任爲凡奉旨收入官人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本監提督總其綱掌司分其勞學長司其細

擇日拜聖人請詞林衆老師初則從長安右門入北安門出後則由北安門出入每生一名亦各具白蠟手帕龍掛香以爲束脩至書堂之日每給內令一册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千家詩神童詩之類次第給之又每生給刷印倣影一大張其背書號書判倣然判倣止標日子號書不點句也凡有志官人另有私書自讀其原給官書故事而已派年長有勢力者六人或八人爲學長選稍能寫字者爲司房凡背書不過寫倣不堪或損汚書倣犯規行過者詞林老師批付提

督責處之其餘小事輕則學長用界方打手重則於聖人前罰跪再重則攀着幾炷香攀着者向聖人前直立彎腰用兩手扳着兩脚不許體屈伸則界方亂打如雨或半炷香或一炷香其人必眼脹頭眩昏暈僵仆甚而嘔吐成病此最酷不近理之法也凡强凌弱衆暴寡長欺幼者每賄託學長借公法以報私怨遇令節朔望亦放學一日每日暮臨散則排班題詩不過雲淡風輕之類挨春夏秋冬隨景而以腔韻題畢方擺列魚貫而行誤亂攙越者必羣打詬辱之别衙門官遇學生擺列行走必拱手端立讓過即司禮

老公遇之亦然凡各衙門鈔寫字者即具印信本奏討
奉旨撥給若干即挨名給散若已撥散將完無人讀書
該監題知於二十四衙門官古官下及監工改讀書以
補之濬師謹按我
朝萬善殿向派漢教習一員專課年幼太監乾隆己丑
冬
高宗純皇帝諭內閣曰太監職在供給使令就使讀書
不過教之略識字體何必派選科目人員與之講授令
其通曉文義乎在前明閹豎擅政司禮秉筆惟所欲為

因使若輩通文便其自利之計甚至選詞臣課讀交結
營私此等秕政朕每深非而痛斥之我朝宮府肅清太
監等從不令干預政事即不識字何礙或伊等間有登
記檔册之處但能粗辨字畫足矣現今讀淸書之太監
等在長房一帶派內務府筆帖式課之此等讀漢書之
人原可附近該處另選內務府筆帖式之曾讀漢字書
者授之句讀又何必爲之專設一漢員教令讀書乎所
有萬善殿派用漢教習之例著永遠停止其如何酌撥
房屋選派人員各事宜交總管內務府大臣定議具奏

欽此卽此一端亦足徵

宮掖肅清杜漸防微之至意焉特恭錄而誌之

冰冷吳野人

好好一箇蒼頭被東坡教壞了此司馬君實語也王漁洋先生笑吳嘉紀曰一箇冰冷吳野人被君輩弄做火熱可惜趣語解頤謔而不虐乃知名賢偶爾吐屬都有所本

黃皮果

蔣叔起觀察超伯詠黃皮詩曰香意空濛眞佛界樛枝

蟠鬱本王壇注黃皮果世稱黃彈子非也當作黃澹見張世南游宦紀聞其實仍是王壇之訛此樹因生仙人王霸壇側故名王壇子濬師按世南紀聞云果中又有黃澹子金斗子菩提果羊桃皆他處所無黃澹大如小橘色褐味微酸而甜本草載於橘柚條豈橘中別有名黃澹者長樂志曰王壇子舊記又云相傳生於王霸壇側明董斯張廣博物志云關桃子其味酸士翁子如漆子大熟時甜酸其色青黑拘槽子如指頭大正赤其味甘雞橘子大如指味甘永甯界中有之猴總子如小指

頭大與柿相似其味不減於柿多南子如指大其色紫味甘與梅子相似出晉安王壇子如棗大其味甘出侯官越王祭太乙壇邊有此果無知其名因見生處遂名王壇其形小於龍眼英華𢶡臨海異物志所載也與世南紀聞異于在嶺西書食之平肝理氣勝於化州橘紅浸酒飲尤佳

放心章

韓詩外傳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其於心爲不若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與今告子章不同

不瑕有害

遄臻於衛不瑕有害毛傳瑕遠也毛以爲我思欲出宿于干先飲餞于言而歸衛國耳則爲我脂車則爲我設舝而還迴其車我則乘之以行而欲疾至衛不得爲違禮遠義之害何故不使我歸寧乎王肅云言願疾至於衛不遠禮義之害黃氏日鈔鄭曰瑕過也嚴曰歸衛未

過有害也何爲不可乎張曰不大有害愚按近人情逸齋詩傳補自謂雖不瑕疵而未免有害于禮王雪山詩總聞亦欲亟至衛雖無瑕然有害言夫必以爲罪故不敢言歸朱子集註以爲瑕何古音相近通用然不何有害似語句不甚明晰明陳衍槎上老舌瑕玷也若曰雖無有玷得無有害朱子改瑕作何假以溢我註假大也義頗順朱子又改假作何潛師按訓瑕爲何自黃東發以來均不以爲然而詩中瑕字及遐字集傳皆作何字解或云表記引隰桑詩遐不謂矣鄭康成以何訓遐此

朱子之所本第朱子不從康成註本詩訓瑕爲過而獨取康成註禮記訓瑕爲何亦倘是後人臆見不可爲據詩序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嫁於何國不得其詳左傳哀公六年春城邾瑕七年季康子伐邾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註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又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註瑕隨邑泉水四章曰泉水曰淇曰泲曰禰曰干曰言曰肥泉曰須與漕皆指其地而言則遄臻於衛不瑕有害安知非

衛女嫁於瑕今忠歸寧於衛又恐去瑕有害如雪山所云夫必以爲異故不敢言歸耳以本字解本字不愈於近日拘拘許氏說文者謂某字通某字妄爲揣測耶

億秭

北周甄鸞五經算術載詩伐檀毛鄭注不同法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注云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箋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也甄鸞按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謂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

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據此而言鄭用下數毛用中數矣又詩豐年毛注數越次法云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毛注云豐大稌稻廩所以匪齍盛之穗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箋云豐年大有之年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也甄鸞按毛注云數萬至萬曰億者此即是中數萬萬曰億也又云數億至億曰秭者或有

可疑何者按黃帝數術云中數者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萬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此應云數億至垓曰秭而言數億至億曰秭者有所未詳濬師於九章法從未留意閱甄論頗覺明顯易曉宋以來攻毛鄭者多矣恐未能如甄之精實也錄之以竢講盈不足者

注鳴旁鳴

考工記外骨内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鄭康成註外骨龜屬内骨鼈屬卻行

蟦衍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䵷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動股屬胸鳴榮原屬濟師案蟦音寅又音釖神蚓也精列蜻蛚也即蟋蟀見唐風詩疏一名促織亦名趣織蜩蟬也蜺寒蜩發皇蛂蟦蛢屬爾雅釋蟲蛂蟦蛢註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今江東呼黃蛢音屏說文蟜蟦以翼鳴蚣蝑蚣本作蜙音淞一名蜙蝑一名蟒蜙陸璣云蟒蠆即蟒蜙蝗類榮原俗名蛇脚揚雄以蝘蜓或謂之榮原蟋蟀與蟬皆翼鳴從未聞注鳴旁鳴蟋蟀有所謂啞翅者翅雖拍張而無聲

此明驗也宋林虙齋希逸考工記解以翼鳴爲蟋蟀之屬甚當而云注口也注鳴鳥之屬旁鳴蜩蟬之屬記本言小蟲何得言鳥蜩蟬旁鳴仍沿康成之舊至以榮原作熒原亦誤蟲魚箋註豈易事耶

履帝武敏歆

履帝武敏歆毛傳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歆饗也鄭箋帝上帝也敏拇也有大神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如有人道感已朱子集註因之而復引張子蘇氏之說以釋先儒之疑故葉賀孫錄

云帝王之興受命之祥如河圖洛書元鳥生民之詩固
有是理學者推之過詳流入讖緯而後人舉從而廢之
過矣濬師察歐陽公詩本義云秦漢之間學者喜爲異
說謂高辛氏之妃陳鋒氏女感赤龍精而生堯簡狄吞
鳦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跡而生后稷鄭學博而不知
統又特喜讖緯故於怪說尤信洪駒父曰堯舜與人同
耳血氣之類父施母生耳聽目視二足而行是聖智愚
不肖之所同也何必有恢奇詭譎之觀然後爲聖且神
哉古今攷紫陽方氏名回字萬里曰帝王之生固不偶然好

事者多從而附益之則怪以傳怪生民之詩謂姜嫄之
生后稷也履大人之迹歆然身動而孕不假人道而生
列子史記皆有是言朱文公則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
止歆字在上下句之閒皆不成文蓋心不然之也文公
又按毛公之說不過謂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嚳之迹而
行將事齊敏而已然無如鄭元之箋本諸列子史記之
妄何文公謂諸儒多是毛公而非鄭亦謂鄭非臆說以
其有所本也囘則謂列子史記皆不足信惟誕寘之隘
巷平林寒冰一章若姜嫄嘗棄后稷而不子者故或者

得以神其說囘謂姜嫄當時恐不無鄭莊公寤生之驚而惡之故有不舉之意厥初祀郊禖以求子焉得無人道而虛求之詩有先生如達一句足證也蓋以其生之時忽然而墮故其家異之耳以敏字訓爲足大指豈非好怪而至於此歟囘斷然以爲稷之名棄不過有如莊姜之惡而棄之所以招此怪說也元鳥之詩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毛公止謂春分元鳥時降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高禖而生契無他異也又不幸而鄭元爲箋亦本史記等書謂元鳥遺卵簡狄吞之

而生契又元之爲人酷信哀平間讖緯之書當是暗引
讖緯而隱其所本近世呂成公讀詩記但存毛傳盡删
鄭箋良以人類生育決無吞一燕卵而能生子之理也
此二說者既明則劉邦之生決無夢與神交而生之理
史記書曰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
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然則媪之所
夢者神也而非龍太公之所見者交龍也而不見其神
交龍恐是兩龍相交於大澤之上而媪適假息其下兩
不相關今醫家言夢與鬼交男子婦人獨宿而有淫思

則必夢中有之皆夢人也非夢鬼也此媼之非心邪念夢中所見亦必人而已矣龍交陂上自有其偶好事之人喜奇嗜怪見劉邦起於亭長爲王爲帝則相與扶合附會以誑其異苟如是言則漢高非太公之子乃龍之子也龍之精血合交於其類而生卵然後卵中出龍今託於人體而變爲人無是理也太公呂后求漢高所居上常有雲氣范增謂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漢儒陋習惑於俗傳而司馬遷尤好奇採以成史班固因之不能改知道君子於此等詭妄皆一切掃除而勿信

可也以上諸說力排列子史記鄭康成之說未可輕議元東陽許謙詩集傳名物鈔云姜源者姜姓之處女其性好事鬼神能精意享祀正猶陳大姬好巫覡禱祈鬼神之類爲其能禋祀也故鬼神依之而生神子於是因出郊履大人之跡而生稷焉克禋克祀非求子也以弗無子神之異也據此則姜嫄是一無夫處女后稷實一無父之兒較之他說尤爲荒謬謙乃宗王魯齋柏一派魯齋之所不敢言者謙敢筆之於書何誕妄一至於此善乎逸齋詩補傳曰後世因禱而生如尼丘之類因多

矣不可謂無人道而生當知聖賢之生出於天命故神靈異於常人而去其無人道之說庶乎通論也玩此數言眞得說經之旨矣客閱至此謂濬師曰子盡取明以後及　本朝諸講經學者著作再觀之倘有別出新議否濬師笑答之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客亦一笑而罷

明末佚事詩

江甯夏子俊先生書明末佚事詩其一云秦夫人堂堂白桿兵劉夫人彎弓射賊寧武城游擊將軍沈雲英錦

袍金甲道州營官中夜半刀光橫刺虎誰假徽姬名嗚呼婦人乃若此眎賊區區不如螘一聲殺賊雙蛾喜實劍輕提瑩秋水桃花萬片飛纖指不聞聲嘶股慄危城裏不聞楚囚相對泣弗止罵賊死鴆賊死何況瓊枝受仙兩妓耳嗚呼彼丈夫請看諸女子其二云陳典史如母慈閻典史如嚴師江陰死守八十日萬家併命無所悲卵石不敵心已知殘民奮臂將何爲開門突鬪奇兵奇雷火不熱抵延眉白虹一道森旌旗男兒死耳安足辭城頭秋苦月如水五更轉出哀歌起兩公大笑刀光

裹浴血裹創入似蟻短兵巷戰鼓聲死十萬人頭躍向天宛血平沈三百里　帝曰頑民眞義士吁嗟乎好男子吁嗟乎兩典史其三云桂林開定南來粤兵散鎮兵廻紅燈慘澹臨堂皇督師制府瞿與張高冠大袞岸然坐舌端如劍飛鋒鋩絕命詩詞盈百紙慷慨從容乃如此此身免作錢虞山此膝不屈毛家子孔有德幼爲毛文龍養子六龍南遁五虎奔湘中王死天昏昏剛蟲入海相屍出孱王欲哭聲先吞一堆碧血重泉閉藏頭同訴高皇帝赭硜收拾費弓絃還待圓圓好夫壻吁嗟乎東風回首雪

交亭何處殘山海外青濬師掖石硅土司獻賊終不敢犯寧武之役周莽庵都督偕其夫人同以身殉使有救援闖逆豈能長驅直入山陰沈至緒以武進士爲道州守備高紫二源猺賊犯州城至緒戰死其女名官弟字雲英知書通兵法年甫十五聞信出戰大獲勝奪父尸還賊遁而州得全雲英後嫁四川貢生萬策京師陷宮人費氏被擄懷利刃斷羅賊之喉忠孝節列得之巾幗中難矣陳明遇閻應元守江陰八十餘日城亡與亡瞿公留守桂林從容就義不愧精忠貫日之褒而張別山業已南走

中道折回誓與瞿公同死風洞山頭英靈宛在我
聖朝優加美諡載在史官彼絳雲一叟與毛姻家奴者
究竟何爲也哉嗚乎喫緬人呪水之辱王卒收拾於園
圓夫壻之手先生三作洵詩史也先生諱堧道光乙未
與家子筱兄同榜鄉舉著有篆枚堂詩集癸丑兵燹遺
失過半其猶子伯音同年家鎬屬濬師爲之校訂尚餘
五卷當已付槃氏云

陳七

張太岳蒼頭遊七入貲爲官勛戚文武之臣多與往還

通姻好七具衣冠報謁列於士大夫嚴惟中家奴嚴年與羅龍文交關爲奸利年最黠惡朝士至以萼山先生呼之我　朝政治肅清大小臣工恪遵體制即一二權奸如明珠隆科多輩事敗後亦尙未聞其奴僕有橫恣如嚴年者福隆安家人在金陵會館酗酒毆人
純皇帝明正其罪和珅秉政時其僕坐車見巡城御史不避道立被重刑和雖銜之亦無如何也惟外官督撫中此輩往往恃其主勢擅作威福道光丙午丁未間淸苑王曉林侍郎巡撫晉皖門丁陳七小有才幹侍郎信

任之不肖文武員弁中多仰其鼻息先公宦東流因事
在郡郡守仇公恩榮招飲都司某亦在座仇公問曰足
下在省城何躭閣許久某曰我本欲早回緣王撫臺生
少爺須隨同各官稟賀不意撫臺門公陳七爺亦生少
爺既賀撫臺不得不賀陳七爺故回署稍遲耳仇公正
色曰撫臺生子汝可賀撫臺門丁生子汝賀之不畏人
罵乎某唯唯向欲解説仇公笑謂先公曰且食蛤蜊仇
公宦池州十年不調後引疾歸曲沃原籍殉賊亂觀公
所云可以知公之剛直焉侍郎菇皖久陳七所入甚厚

咸豐初混迹京華冒捐官職癸亥正月王笑山侍郎發桂赴同鄉某宅慶賀見有一人與之同席藍頂貂褂亟詢之旁有告者曰此陳小山不識耶蓋陳七自號小山儼然以官宦自居矣次日爲御史孟君傳金奏參奉旨交部辦理後不知所終

宋賀契丹正旦

宋仁宗朝賀契丹正旦書稱伯大宋皇帝致書於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英宗朝賀契丹正旦書稱兄大宋皇帝致書於弟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賀契

丹皇太后正旦稱姪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嬸大契丹慈懿仁和文惠純孝廣愛宗天皇太后神宗朝賀遼正旦稱姪大宋皇帝致書於叔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總仁睿孝天祐皇帝賀遼皇太后正旦稱姪孫大宋皇帝致書於叔祖母大遼慈懿仁和文惠純孝顯聖昭德廣愛宗天皇太后見王珪華陽集

尸温

劉公是先生[敞]集載廣陵蔣生死十四年矣尸猶温其妻與其女閉門守之未嘗與鄰里通水火或者疑其有

道而杜君懿實之嘗有自遠來者以書一封畀其家
視之蔣生跡也故俗以爲仙因作五言贈君懿詩云仙
翁棄妻子往爲壺中客玉棺竟未掩人世已成昔白雲
無回期三逕滅餘迹猶傳有青鳥往往寄消息滄師按
文子有云人之生氣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蓋氣一散
斷不能復聚蔣生而仙也必不死若旣死矣留此軀殼
累其妻若女相守十四年之久豈非怪事是宜速朽之
爲愈耳

蕕名

燕門百菊詠不著作者姓名閩文晁薌侍郎曾爲署敘其詩序宋劉克莊題建陽馬君菊譜言菊之名著於周官詠於詩騷植物中可方蘭桂人惟靈均淵明似之而致謹於伯始之爲辱相期於韓崔之爲榮可謂彰癉淑慝者矣雖然猶未能察物理揆八風也曾端伯以菊花爲佳友張敏叔以菊爲壽客此亦推尊之至未盡鑑別之詳夫天地之氣春爲發生木氣應之秋爲收斂金氣應之發統乎萬斂歸於一隨生隨斂故萬物之於四序各有一秋隨斂隨生故四序之於萬物各有一春乘木

序者生於春乘火序者生於夏乘金序者生於秋乘水序者生於冬菊於秋爲春故當斂而生也埤雅云菊從鞠窮也花事至此而窮盡也生於生之序者不窮則不變生於斂之序者一窮而百變然則觀變之幾莫大於是矣世稱菊有九百種若羣芳譜所彙至三百餘種猶不過三之一此其變又烏可窮哉高人逸士遺世絕慮靜觀兩儀之運默驗往復之故以爲此物體秉日精德備陰成足以挽回氣數橫塞天地然而以一統萬則奇正參焉以萬歸一則純駁寓焉反之天道通之人事蓋

不可不審也京師寺僧多以種花爲業如天甯花之諸
剎鬻菊至數千盆他處所鬻輒復相等爰購集之而爲
之定其品有九辨其名有百夫數究於九具於十十
而百亦云備矣淵明晉代高士託興南山固非楚靈均
憂愁幽思澤畔行吟之比跡其躬耕訓子有本業焉而
予以田園荒蕪棄而不治於紅塵中閉戸養疴沓若附
贅方之古人豈不媿甚顧乃沿襲昔尚搜剔今情嘯侶
命儔動勞虎僕孔子云博弈猶賢爲無所用心者戒也
且反覆以盡其態合離以窮其神苟長於諷何絀於言

莊子云以指喻指不如以非指喻指之爲得也以馬喻馬不如以非馬喻馬之爲得也世有知者當共喻之詩多不具錄其名曰黃雲捧日曰棲霞曉日即大洋紅蓮曰朝陽素紅白粉紅三種曰夕陽秋水曰夕陽斜照曰金盤拓月曰月鏡曰紫雲盤曰雲濤曰雨過紅曰金盤桂露曰小天霞曰霓蓋即大桃紅針曰青山掛雪曰水天一色曰玉樓春曉曰雪搭曰冰壺曰紫泥封誥曰金蓮琳瑯曰紫電青霜曰老君眉曰仙人玉蝶曰仙人鶴髦曰金佛座曰佛前燈曰伽藍袈裟曰老僧衣曰瀟湘妃子曰飛燕新粧

曰醉楊妃曰桃花人面曰藕色衣裳（有紅白二種）曰觴詠曰
蘭陵酒曰一品冠曰大金盌（另有滲金盌一種）曰眞紫鈎曰鐵
笛橫秋曰方金印曰金鈎掛玉曰金如意曰金縷衣曰
金連環（又有蜜連環一種）曰金鈎曰玉珮曰玉扇（有黃白二種）曰桃
花扇曰玉楪曰白玉枝曰珊瑚枝曰水晶盤曰蜜臘盤
曰霞環（有紫黃二種）曰米金管曰黃神管曰泥金管硃（即泥金萬
紫又名玉匙調紅）曰泥金鉢曰粉屏曰硃砂尖曰硃砂蓋雪曰
胭脂瓣曰軟金素曰玉女針（又有大銀針一種桃紅針銀紅針水紅針三種）曰
粉毛毬（即毛菊）曰珍珠繡毬曰紫芝曰玉笥長曰秋禾（有三

季秋禾一種又有粗白二種曰素富貴曰國色天香曰粉紅牡丹又有銀紅泥金二種曰金蓮花曰紅蓮有桂紅蓮海紅蓮洋紅蓮三種又有硃𧄼湘蓮一種二色蓮一種又有紫蓮花一種曰青蓮紫曰出水芙蓉曰落紅萬點曰鐙草管曰金鳳翎曰金鳳銜珠曰綠鶴毛又有黃綠鶴毛一種青鶴翎一種曰杏林春燕曰玉燕投懷曰紫燕即徐家紫曰平沙落雁曰芙蓉秋雁曰金雞報曉曰寒鴉鋪錦曰鷗影曰鶯翎管曰鸚哥抱子曰墨麒麟曰玉獅子曰虎鬚有大小二種曰金虎爪曰玉蝙蝠曰紫龍開爪曰蒼龍須曰金龍尾曰蟹爪金鉤曰金螺螄按菊之名夥矣是編所載與各譜

不同錄之以待廣續羣芳者之鑒別焉又按菊花無無藍色小藍菊即俗名江西辣無黃色化工之妙若於二種中特各留缺陷以表異是眞格物家百思而不得矣

曹武惠王刀

同治戊辰萍鄉文樹臣觀察星瑞在海陸軍營得一刀云自廣西來者長二尺五寸廣九分稜鐫一虎作下坡勢足踏三鞭面背各有銘共二十四字一曰寬猛從心操縱在手一曰千載瀓鋒一朝戡亂君子佩之爲國楨幹又一行云開寶六年製下小印一作臣彬二字開寶

爲宋太祖年號樹臣定爲曹武惠王故物作詩紀之

侍讀

唐明皇讀書無從質疑處懷慎薦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此侍讀名見史傳之始　本朝官制內閣設漢侍讀二員翰林院設漢侍讀三員編修檢討或大考或循資得侍讀尙易惟中書典籍得侍讀者最難同治甲子濬師以保薦補侍讀缺未幾歙鮑子年文康亦升授侍讀而翰林侍讀三缺一爲定遠何地山延謙一爲壽州孫燮臣家鼐一爲旌德呂壽棠錦文同時館閣五侍讀

皆安徽人鳳陽一府竟得其三實前此所未有戊辰秋
濬師奉觀察粤東之
命繼濬師而得侍讀者又婺源江蓉舫人鏡也尤屬難
得濬師曾繪館閣六侍讀圖以志盛

貤封外祖及姑姊

唐權德輿劉總均請貤封外祖宋樞密副使王堯臣請
封其親姑王氏爲壽安縣太君吏部尚書陳執中請封
其姊爲安康郡太君

楊士奇高士奇

明楊士奇由儒士薦舉歷官大學士　本朝高士奇由布衣爲納蘭太傅記室薦授詹事府錄事旋擢中書侍講而至禮部侍郎兩人皆名士奇皆非科目出身可謂巧合

朱爾墨特那木札爾

魏默深前輩譔　國朝綏服西藏記上云朱爾墨特者頗羅鼐之子也乾隆十二年襲封郡王以駐藏大臣不便於已先奏罷駐防之兵陰通書準噶爾請兵爲外應旋鴆殺其兄揚言準部兵至聚黨二千謀變駐藏都統

傳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覺其逆謀欲先發而左右無一兵乃以計誘至寺中登樓手刃之旋害於賊黨時第五世班禪已卒（乾隆四年卒）達賴刺麻使番部公爵班替達（班替達當作班第達）攝藏事係逆黨以間我將軍策楞班第至藏詔以二臣先事靖變贈一等伯即以其地立雙忠之祠永禁唐古特及準夷往來之使至是西藏始不封汗王貝子以四噶布倫分其權而總於達賴刺麻濟師拔乾隆十五年朱爾墨特那木札爾（記作朱爾墨特非）之變其始皆駐藏大臣紀山釀之初紀山之在藏也性怯懦惟知順

從朱爾墨特那木札爾任其妄爲并與之盟誓令兵丁演戲名自樂班時與朱爾墨特那木札爾宴會觀劇又送八轎一乘派轎夫前往教演番奴擡轎迨傅清拉布敦至示以體制朱爾墨特那木札爾不遵積成嫌釁遂自立名號潛遣其心腹堅參札錫等通欵準噶爾稱策旺多爾濟那木札爾爲汗求其發兵至拉達克地方以爲聲援値準夷內潰所遣使人回藏被獲得其逆書及餽獻諸物其事遂敗該逆就擒後將軍策楞等據實入奏而紀山先已拏交刑部治罪

上怒甚念其父曾經出師陣亡優郵不忍肆諸市
命刑部尚書阿克敦內大臣訥春賫旨往獄中令其自
盡詳見乾隆十六年邸鈔

伊川錯引論語

番禺陳蘭甫學博腹笥最富曾與濬師評　本朝人物
謂袁簡齋先生不喜考據之學而隨園隨筆一書實考
據家所不能及者因舉隨筆一條示濬師曰郊特牲云
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敬之至也宋哲宗賀明堂
禮成溫公薨已六日羣臣是日往弔伊川不引郊特牲

禮以折東坡而乃引論語是日哭則不歌致爲東坡所戲坐經學之踈又云梁左軍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春祀二廟帝問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异引檀弓衛侯祭廟卽日往弔柳莊爲證以答是吉凶可以同日之證東坡知戲伊川而不引此事以折伊川亦坐史學之疏以上二說七百年來曾有人道過否學博有讀書記較亭林日知錄尤多近與李恢垣諸君謀爲刊刻之亦他日必傳之作隨園隨筆中如辨盤庚遷殷非改國號古人自稱其字但引匡衡王右軍數人而不引王褒僮約張

平子賦李退叔文皆嘗稱字鐵氏二女詩引錢牧齋謂爲沈愚朱竹垞謂爲范寬而未見皇明文徵所載甚明皇明文徵竹垞亦未見者拙錄中皆未敢從同書見解各有心得正不必一一符合也

時憲書紀年

濬師髫齡時在家塾書廚中檢有雍正十三年時憲書一本刊刻工緻後葉紀年只刊六十甲子與今所頒之體式不同詢於人亦無知者嗣閱家藏邸報內載

高宗諭旨云國家熙洽化成薄海共躋壽宇昇平人瑞

賀應屆期是以每歲直省題報老民老婦年至百歲及百歲以上者不可勝紀因思向來所頒時憲書後頁紀年祇載花甲一周爲斷殊不知周甲壽所常有而三元之序數本循環成例拘墟未爲允協著交欽天監自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爲始於一歲下添書六十一歲仍按干支以次載至一百二十歲則開帙瞭然期頤并登正朔用符紀歲授時之義欽此謹按每年欽天監題本恭進次年時憲書用粉白紙細書亦係一月一葉字跡端整無一挖補無一俗體字可謂精妙之極濬師直內閣

屢見之進　呈後仍發內閣歸滿票簽收二百餘年未知能不缺失否

趙雲松觀察陔餘叢考云向來時憲書後止追列一甲子六十年近日吾鄉劉文定公奏請再列一甲子以便檢閱遂著爲例按此本宋初故事也春明退朝錄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鎰建言曆日六十甲子外請更留二十年太宗謂支干相承雖止六十然本命之外徧從一歲起首年老者并不見當生年數宜存兩甲子使期頤之人猶見本生年號飭司天生議行之是宋時原列兩甲子王棠云近代只列一甲子不知何時更定按劉文定薨卒於乾隆三十八年史館列傳并無奏請再列一甲子事　諭旨中亦未提文定所奏或文定在樞垣久曾經面陳斷自　聖裁歟

黃山攝影錄

予中表兄筱坡楊君組榮著黃山攝影錄文甚長不及

備載其自記云新安山水堪遊覽者在在有之今就黃山合評之他山如蓬門女子裙布荆釵黃山如天仙化人靚妝艷服他山如瓶花盆樹差堪娛目黃山如牡丹萬朶芍藥千枝與玉樹瓊林互相照耀他山如蔬食菜羹蕭然寒素黃山如入五都之肆左顧右盼金碧輝映但知爲寶莫指其名他山如茆舍竹籬自成村落黃山如建章宮萬戸千門使入者迷其所向他山如初搨黃庭恰到好處黃山如岣嶁古碑鐘鼎奇字雖筆筆耐人領會而未許後學輕摹他山之片石孤林只如倪黃小

覓黃山則長松倚天奇峰拔地純乎荆浩關仝大家風範總之黃山之妙非親到不知若詳細寫之則合此萬言只足畫遊山一角耳又云余遊白嶽則記之而黃山之遊初無心以記者何也蓋白嶽一邱一壑遊人罕至故不惜三千餘言爲名山點染且志中諸作佳者亦復寥寥若黃山則不然試觀本志所載不下百餘家正如三十六峰各具妙相雖欲另闢一境別開一面實無從措手也第諸公文字雖佳究未深窮乎六法惟曹鈖一翁深合畫理洵傑作也閏鈖遊山歸其尊人太守公謂

曰凡人胸中無邱壑不能結山水因緣筆墨無靈氣不能爲名山寫照余謂此公能作是語宜其公子是一代作家因就原記合余之所見而改創之成此萬言以貽世之愛黃山者即或未能身到山中不啻先覩黃山之影何快如之瀹師按篠坡精繪事性喜遊山足之所至筆亦隨之發爲文汪洋恣肆不落前人窠臼觀其文之工可以知其畫之工矣自總角時先資政公即携之左右日與解釋經史旁及金石書畫獨能悉心領悟先資政公每語人曰吾讀書三十年成就一子一甥實足樂

也嗚呼濬師謭陋不克仰承先訓而筱坡饑邈廿載終
困一衿竟鬱鬱以死近爲撥其遺稿將刊以問世披覽
之餘不勝於邑矣

長友詩

後漢時莋都夷作慕化歸義詩三章犍爲郡掾田恭訊
風俗譯辭語梁州刺史朱輔上之東觀記載其歌并重
譯訓詁爲華言范史所載是也註則本之東觀所錄夷
語其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提官隗構）與天合意（魏冒踰糟）
吏譯平端（罔譯劉脾）不從我來（旁莫支留）聞風向化（徵衣隨旅）所見奇

異(知唐桑艾)多賜繒布(邪毗堪繡)甘美酒食(推潭僕遠)昌樂肉飛(拓拒蘇便)屈申悉備(局後仍離)蠻夷貧薄(僂讓龍洞)無所報嗣(莫知度由)願主長壽(陽雒僧鱗)子孫昌熾(莫穉角存)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僂讓被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義向化(繩動隨旅)歸日出主(路且揀雒)聖德深恩(聖德渡諾)與人富厚(魏菌度洗)冬多霜雪(綜邪流藩)夏多和雨(莋邪尋螺)寒溫時適(藐潯瀘灕)部人多有(菌補邪推)涉危歷險(辟危歸險)不遠萬里(莫受萬柳)去俗歸德(術疊附德)心歸慈母(仍路孳摸)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之儀)土地墝埆(犂籍憐憐)食肉衣皮(阻蘇邪犂)不見鹽穀(莫碭麤沐)吏譯傳風(罔譯傳微)大漢安樂(是漢夜拒)攜負歸仁(蹤優)

路仁觸冒險陜雷折險龍高山岐峻倫很厳隴緣崖磻石扶路側蘇木薄

發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洄髭洛父子同賜補苴齒蝕懷抱匹帛懷槖

匹牖傳告種人傳室呼敕長願臣僕陵陽臣僕按原作多不可曉故

范氏謂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也英

吉利使臣威妥瑪嘗譯歐羅巴人長友詩九首句數或

多或少大約古人長短篇耳然譯以漢字有章無韻請

於甘泉尙書就長友底本裁以七言絕句書閱其語皆

有策勵意無礙理者乃允所請玆錄之以長友作分註

句下仿註范書式也儌外好文或可爲他日史乘之採

揮嗽詩曰莫將煩惱著詩篇勿以憂時言百歲原如一覺眠人生若虛夢夢短夢長同是夢性靈睡即與死無異獨留眞氣滿坤乾不使形骸尙有靈在天地生材總不虛人生世上行走非虛生也總期有用由來豹死尙留皮何謂死埋方至極處縱然出土仍歸土聖書所云人身原土終當歸土靈性常存無絕期此言人身非謂靈也無端憂樂日相循其樂其憂均不可專移天命斯人自有眞天之生人別有所命人法天行強不息所命老作爲學圖日日長進一時功業一時新明日尤要更有進步無術揮戈學魯陽惜作事需時惜時飛去枉談肝膽與尋常人心縱有壯膽定志一從薤露歌聲起仍如喪鼓之鼓邱隴無人宿草荒皆係向墓道上擾擾紅塵聽

鼓鼙人世如大戰場風吹大漠草萋萋如衆軍林下野盤驚駘甘待鞭

笳下莫如牛羊無言待人驅策騏驥誰能戀枥櫪爭宜勉力作英雄休道將

來樂有時勿言異日有可樂之時可憐往事不堪思既往日亦祇由已埋已

今有力均須努目下努力切切人力殫時天祐之中盡已心上賴天祐千

秋萬代遠蜚聲著名人傳看則繫念學步金鰲頂上行想我們在世亦可置

身高已去寘鴻猶有跡去世時尚有痕跡雪泥爪印認分明勢如

處

留在海邊沙面茫茫塵世海中漚盡人世如同大海纔過來舟又去舟

果有他人過海欲問失風誰挽救船隻擱淺受難失望沙洲遺跡可探求

見海邊有跡纔知有可解免一鞭從此躍征鞍便要此即應奮起動身不到峰頭

心不甘心中預定無論如何總期有濟日進日高還日上日有成功愈求進功肯教中道偶停驂習其用工堅忍不可中止按道光間西洋人汗得能漢語略解爲論文義介通事楊某謁高要蘇賡堂河帥廷魁河帥示以詩云宣尼木鐸代天語一警聾萬萬古聖人御世八荒集同文遠被西洋貫裔彩高幡款門至碧眼停觀若心醉誰教奇字訪揚雄豈購新詩識居易通辭不減葉河王就譯爲論三兩章白言孝弟是吾實東嘉有朋來遠方日本朝鮮重文籍於今益知素王力鯨鯢穴伏漠渤青翹首神州日華赤在昔康熙正

三統象牙龍腦卻珍貢節度爭稱㳙國李都督時來廣平宋島夷懷德二百年棲館鱗比城西偏中朝不吝旅獒册絕域應校亞孟編彼國經文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讀尚書及河鄘之詩可以見兩公用心矣

女貴男賤女多男少

鄭漁仲通志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為國主其地女貴男賤婦人為吏職男子為軍士女子貴者則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雖賤庶之女盡為家長有數

夫焉生子皆從母姓吐火羅在烏滸河南即媯水也與挹怛雜居多男子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飾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男子無兄弟者則與他人結爲昆弟方始得妻不然終身無婦生子屬其長兄

元泰定帝詔

元泰定帝即位詔曰薛禪皇帝可憐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甘麻剌爺爺根底封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箇大斡耳朶及軍馬達達國土都付來依着薛禪皇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人民的不揀甚麼勾

當裏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篤皇帝教我繼承位次大斡耳朶裏委付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着扶立了兩箇哥哥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姪碩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諸王哥哥兄弟每衆百姓每也都理會的也者今我的姪皇帝生天了也麽道迤南諸王大臣軍上的諸王駙馬臣僚達達百姓每衆人商量着大位次不宜久虛惟我是薛禪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次裏合坐地的體例

有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這般暴駕其間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宜安撫百姓使天下人心得甯早就這裏即位提說上頭從著衆人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朶裏大位次裏坐了也交衆百姓毎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云云　詔文由蒙古語譯漢俚俗太甚　本朝重爲校正改云朕考晉獻武王色辰皇帝之嫡孫裕宗皇帝之長子也聖慈眷愛封授晉王統領青吉斯皇帝四大鄂爾多及軍馬達勒達國土就國以後恪遵色辰皇帝聖旨小心謹愼凡軍馬人民一

切事宜咸由正道而行故數年之間羣臣各敬其事百姓得安其業嗣後誘勸哲圖皇帝命朕繼承藩服仍統領四大誘爾多及北邊軍馬翼戴朕兄庫爾克皇帝布延圖皇帝朕姪碩迪巴拉皇帝歷事累朝無貳爾心以繼朕皇考固讓之志恪恭厥職屏衛王家朕之行事諸王宗室臣民皆所素知今大行皇帝上賓遞南諸王大臣軍士及諸王駙馬臣僚達勒達百姓等咸謂天位不宜久虛乾綱固有專主近屬之中惟朕爲色辰皇帝嫡曾孫裕宗皇帝嫡冢孫以長以親於義皆無可讓況大

行憂爲事變非常及今加意撫綏猶恐皇皇未定宜早正宸極鎮安百姓使天下人心得所朕以臣民勸戴之故俯順輿情九月初四日即位於青吉斯皇帝之大鄂爾多布告中外咸與維新可大赦天下云云 按此詔邵學士宏簡錄略而不書其識見過宋金華遠矣

英雄作用

詹伯勸禮重耳否則殺之聲子勸復椒舉否則賂盜使殺施伯勸殺管仲而以其屍授魯范增勸項王殺沛公平林諸將勸更始殺劉縯兄弟英雄作用大抵略同若

王夷甫識胡雛之不凡楊國忠決豬龍之必反卒致排墻殞身馬嵬授首雖奸邪有以自取殆亦天意存乎其間也

紹興酒

山陰縣西有投醪河一名簞醪河亦名勞師澤相傳句踐棲會稽有酒投池民飲其流戰氣百倍今紹興酒遍天下殆權輿於此郎北軒廷極勝飲編記酒之出產甚詳而不及紹興釀法

奶奶廟

毛西河送曼殊詩其序云曼殊病中夢阿母促之歸乃覓以木衣裝送奶奶廟

頭可斷詩不可選

毛西河與李天生因篤論古韻不勝天生大怒始而恫喝繼將加以拳勇汪蒼霖與汪容甫在舟中敘宗誼受容甫侮蒼霖欲推容甫於江中同人力救得免林薌老不喜南海李子虎詩作詩話時人有以李集示之者則曰吾頭可斷詩不可選也名士性情堅韌似乎太過然而其狷不可及也

好音休去聲

明陳季立第毛詩古音考好音休去聲證羔裘之詩旁引九章惜誦云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濬師按九章又云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此好字若作休去聲讀便與佩字不協矣抑佩字另當一音讀耶

病證

病症症字諸書所無當作證字列子周穆王篇秦人逢

晉[音]龐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證

五黃

王逸荔枝賦潤侔和璧奇喻[一作踰]五黃人無解者按本草人葠在五葠中色獨黃屬土故有黃葠之名逸賦所用當是此典

經筵

濬師在內閣恭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自康熙十年辛亥

御經筵始至六十一年壬寅共

御經筵五十八次迨後

列聖嗣統監於

成憲緝熙典學日有孜孜實從來史册中所未有者矣

獎忠盛典

乾隆乙未冬奉

上諭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嬗代凡勝

國死事之臣罕有錄子易名者惟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
文等二十人
特恩錫謚仰見
聖度如天軫卹遺忠實爲亘古曠典第當時僅徵據傳
聞未暇遍爲搜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而遺
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所載可按而知也至若史可
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
黃道周等之立朝謇諤抵觸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
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爲褒揚所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

或身殞行陣與夫俘擒駢僇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並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猝偏安唐桂二王並且流離竄迹已不復成其爲國而諸人茹苦相從捨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謚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謚固難於槩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嘗恭

讀我

太祖實錄載薩爾滸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路
分出侵我興京我
太祖
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戮明兵過半一時
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沒於陣近曾親製書事一篇用
揚
祖烈而示傳信惟時
王業肇基其抗我顏行者原當多爲獨薙然迹其冒鏑
攖鋒竭忠効命未嘗不爲嘉憫又君明社將移孫承宗

盧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等以闖獻蹂躪禦賊亡身凜凜猶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自萬歷以至崇禎權奸接踵閹豎橫行遂致黑白混淆忠良泯滅甸爲之切齒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謚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爲重朕惟以大公至正爲衡凡明季盡節諸臣既能爲國捐忠優獎實同一視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顏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託緇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

以自圖掩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
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一褒一貶袞鉞昭然使天下萬
世共知朕準情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卽以是示彰
癉所有應諡諸人並查明史及輯覽所載遵照
世祖時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諡號其如何分別定諡之
處著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並通諭中
外知之欽此次年丙申二月大學士九卿等將明季并
建文時殉節諸臣查核史乘參互考證分冊開具姓名
事實進呈

御覽得
旨命名爲勝朝殉節諸臣錄計十二卷交武英殿刊刻
頒行謹案錄內專謚共三十三人通謚較著者曰忠烈
共一百二十四人曰忠節共一百二十二人其次曰烈
愍共三百七十七人曰節愍共八百八十二人至微官
末秩諸生韋布及樵夫市隱名姓無徵不能一一議謚
並祀所在忠義祠共二千二百四十九人合共三千七
百八十七人若楊維垣等附和逆閹楊文驄爲馬士英
黨張家玉傅鼎銓等曾降闖賊馬吉翔蒲纓馬雄飛等

朋奸誤主雖一死足以自贖究於公議難逃并屏斥不錄云

保辜

史遊急就章疻痏音紙洧疻又音支保辜謕啼呼號顏師古註曰毆人皮膚腫起曰疻毆傷曰痏保辜者各隨其狀輕重令毆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致死則坐重辜也謕呼號者被毆之人稱痛酷也

騸馬宦牛

騸馬宦牛羯羊閹猪鐓雞善狗淨貓見臞仙肘後經又

接樹曰驎樹月令廣義有驎樹法一作扇五代史郭崇韜傳謂繼岌曰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用

袁子正書

唐魏徵等奉敕撰羣書治要首六經訖袁子正書抱樸子共六十七種日本刊之其凡例云此書距今殆千年而宋明諸儒無一言及者則其亡失已久云云謹閱四庫全書目錄亦未載有此書知日本所云不謬內袁子正書下注袁淮著按漢以前無袁淮其人惟晉袁準字孝尼袁瓌從祖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

見晉史袁瓌傳後則袁淮或即袁準也袁書中多精粹語有益於人心治道不淺如云不急之官則有不急之祿國之蟊賊也明主設官使人當於事人當於事則吏少而民多民多則歸農衆吏少則所奉寡使吏祿厚則養足養足則無求於民無求於民姦軌息矣祿足代耕則壹心於職壹心於職則政理政理則民不擾民不擾則不亂其農又云服物不稱則貴賤無等於是富者踰侈貧者不及小人乘君子之器賈豎襲卿士之服被衣繡佩銀黃重門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顧指而使是故

有財者光榮無財者卑辱書多不備載偶錄一二則於此有心風俗者其念之哉

陳同甫書

陳同甫與朱子書略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蓋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潛師按此數語道盡當時流弊不屢爲講學家下一鍼砭也

蕉軒隨錄卷十二終